

南懷瑾

不絕世間欲 難超世逍遙

大度從容看生死

本報記者 李 夢

南懷瑾曾在一場名為「生命科學與禪修實踐研究」的講座中，談到死亡。他說自己曾在垂死朋友床側輕念「阿彌陀佛」，念了一、兩個鐘，那人依舊拉着他的手，「不肯走」。最後他忍不住，竟說了句：「我不拉你了，你走吧。」

太湖離世終年 95

九月二十九日，學者南懷瑾在蘇州太湖大學堂離世，終年九十五歲。

一九一八年，南懷瑾生於浙江樂清，曾就讀浙江國術館專修班、中央軍校政治研究班及金陵大學社會福利系（肄業），飽讀書，涉獵諸子百家，兼及拳術劍道。抗戰時，他辭鄉入川，執教中央軍校，並潛心佛典。一九四五至一九四八年，南懷瑾於四川峨眉山閉關三年，着僧衣，日夜讀經並批閱《永樂大典》等史籍，亦留下「長憶峨眉金頂路，萬山冰雪月臨扉」等感懷詩文。

一九四九年，南懷瑾往台灣，於中國文化大學、政治大學和輔仁大學開課，聽者衆，其中不乏蔣緯國和尹衍樞等政商界名人。不過初到台灣的日子，南懷瑾和家人過得清苦，與人合夥經商也因不通商賈之術而本利無歸。六口人蝸居基隆海濱一陋巷，「矮屋風簷，塵生釜甑」。可正是在這樣的困頓艱苦裡，他寫成《禪海蠡測》，講禪宗與理學與淨土與密宗，「斲沓窮年，究此一事」。自此，南懷瑾在台灣講傳中華傳統文化不輟，授儒、釋、道三家學問，並於一九七一年創辦《人文世界》雜誌，連載長文《靜坐修道與長生不老》，稱「不老」並非虛妄，因不死的非肉體而

是精神。

南懷瑾曾說，「如果不絕世間多欲之心，又想達到超世逍遙之道，這是絕對不可能的事」，冀以死生之事勸善世人。上世紀七十年代，他於台北成立「東西精華協會」，廳內懸掛手書對聯「上下五千年，縱橫十萬里；經緯三大教，出入百家言」。

普及國學著書不輟

其後，他又創立「老古出版社」和「大乘學舍」，整理出版《論語別裁》、《老子他說》和《易經雜說》等，內容多為東西精華協會講座記錄，因淺明易懂，讀者衆。台灣《中央日報》一則消息稱，一對男女新婚當日竟以南懷瑾著作《論語別裁》和《孟子旁通》互為信物。不過，亦有學者指責南懷瑾此類著作普及意味濃厚但嚴謹不足，董子竹甚至特意撰《論語正裁》對《論語別裁》逐句批評。

一九八四年，南懷瑾因蔣經國猜忌避禍美國。旅美三年，成立佛吉尼亞東西學院。一九八八年遷居香港，於堅尼地道公寓閉關。居港期間，慕名來訪者衆，有人提及孫中山《建國方略》中對於金溫鐵路的淺見，與弟子成立聯盈興業，促成了金溫鐵路的開工。

二〇〇四年，南懷瑾移居上海，兩年後往蘇州定居，創建太湖大學堂，旨在普及中國傳統文化。雖年長，卻依舊著書不輟，近年陸續有《禪與生命的認知初講》、《周易今注今釋二十卦》和《列子臆說》等問世。

太湖開課 弘揚國學



▲太湖大學堂正門校名 本報攝

【本報訊】記者劉亞斌太湖報道：作為一生致力於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播者，「中國當代國學大師」南懷瑾近年長住江蘇省吳江市，並在二〇〇六年吳江廟港設立太湖大學堂傳道，被譽為教育硬體制下的「世外桃源」，吸引著衆多達官貴人慕名前往。

二〇〇〇年，南懷瑾站在吳江小鎮廟港，遠眺四周的景色，決定選擇在廟港開創太湖大學堂。經過六年的大興土木，二〇〇六年初夏啓動了太湖大學堂的第一堂課。曾經的一片蘆葦荒地，如今成為美輪美奐的風水寶地。

睿智「老頑童」

大學堂的正門，就選擇在廟港大橋不遠的環湖路旁。從外向裡望去，高高的圍牆，細密的柏樹環繞。透過縫隙，望到裡面隱約有數棟三四層高的樓宇，有些為樸素的白牆青瓦，有一些則有西方鐘樓的風格，其中兩棟以迴廊相接，極具中西合璧之味。因南懷瑾對中國傳統文化之儒、道、佛皆有造詣，並融會了西方文化，顯然大學堂的這種布局不難看出其特殊寓意。

未能走進學校校園，頗有遺憾。經過幾番周折，有幸採訪到一名曾經拜訪過南懷瑾的自由撰稿人朱漪，她回憶說，二〇〇七年第一次見到南老時，他近九十歲的高齡，精神飽滿、平易近人、談吐間充滿著睿智，在短暫的談笑風生中，話語習慣短句，或許給聽者留下了很多思考的空間。因同行的人年齡都在三十歲左右，卻被南老稱呼為「小孩子」，並時不時的招呼著食用巧克力和糖果，這一切是如此的親切平和。

朱漪說，南懷瑾很健談，思維活躍的程度讓人驚訝。他對儒、道、佛三家皆有了悟，卻仍舊抽煙喝酒，葷素不忌。同行的友人也尊稱他為「老頑童」。

私塾方式講學

說到太湖大學堂內部的裝點和布置，朱漪絲毫不掩飾內心的讚賞之情，簡約、舒適，沒有門檻，處處彰顯人性化的精心布局。比如說，座位是家庭氣息的藤靠椅，一下就縮短了距離感；供學生上課的兩層小木屋沒有用半點膠水和油漆，一進門就是撲鼻的清香；窗外是大片的草坪，有各種小動物在草地上散步，讓他們親身感受生態的美好，至此遠離城市中的浮躁。

到太湖大學參加學習談論的學者並不簡單。在太湖大學堂的規定中，明確不接受私人報名聽課的請求，只接受學術機構的團體預訂。不開課之餘，南懷瑾就和一些弟子在此自修。

太湖大學堂採取私塾方式講學，以儒、釋、道貫通古今的講學內容。二〇〇六年，南懷瑾親自講授，以佛學的基本教義和修行方法為主，那個時候，有周瑞金、周國平（中國社科院哲學教授）等知名學者。除此之外，正統教育體系下的高校教授也在其中，如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院長孫家州、北大光華管理學院院長張維迎等。中國銀監會也曾帶領經濟界人士齊聚大學堂。銀監會副主席郭立根稱南懷瑾是「貫通東西文化、學識淵博的國學大師。」



▲位於吳江廟港鎮的太湖大學堂正門

本報攝



▲南懷瑾（後排右）與家人初到台灣時生活清苦

▲南懷瑾說，人生最高境界是「佛為心，道為骨，儒為表，大度看世界」

▲復旦大學出版社出版的《論語別裁》

陳佐洱：如雲端飄下智者

【本報訊】一九八八至二〇〇四年，南懷瑾旅居香港十七年，督辦金溫鐵路，擔任香港國際文教基金會理事長，對香港回歸談判的助力亦不可小覷。

中英聯合聯絡小組中方代表陳佐洱近日出書《我親歷的香港回歸談判》，其中一章便專門寫到南懷瑾，以及他對「陳佐洱兄弟」的建議。

一九九五年中英談判期間，陳佐洱因「車毀人亡」論「被罵得狗血淋頭」時，南懷瑾叫學生打電話給他，同意他前往堅尼地

道寓所造訪。

在那裡，陳佐洱親見了南懷瑾寓所「誰來誰上座」的流水席，亦得到他一番提點：「對英國人不要客氣，但有的時候也要忍一忍」，「要和香港的記者們多聯繫，經常請他們喝茶」……

在陳佐洱眼中，南懷瑾彷彿「從雲端飄然而下」的智者，深入淺出，一語中的。他的那些話，用幽默的平和的語氣說出來，往往是「飯席間最精美、豐盛的精神佳餚」。

不爭名利 精神不死

——代理書商憶南懷瑾

本報記者 洪 捷

北角渣華道有一列唐樓，破舊、混亂，密密麻麻的開設了食店雜貨店參茸海味店，以至跌打舖或上海理髮，大隱隱於市，這充滿平民生命力的街道，若非慕名而來，很容易錯過在一條樓梯底旁，張掛着「香港青年出版社」及「南懷瑾等名家佛哲書本店有售」的招牌。

拾級而上二樓，推開樸素的木門，在這一九六九年開設至今的青年書局，窄迫狹小的店內，桌上平鋪着，櫃裡橫疊着、豎排着，滿眼所見都是南懷瑾的書籍。店主陳明濱熱情地向記者介紹每一本南懷瑾著作的內容，如數家珍。

著作長銷讀者不少

留着黑白相間「羊咩鬚」，戴着「黑超」的陳明濱，本身有點兒「隱士」味道，他抱着小巧可愛的北京狗與記者聊天：「一九八八年，南懷瑾來香港，當時有三間出版發行書籍的公司讓他選擇，他選擇了我們這間。我不識他，也不知他為何揀我們，這裡環境如此細小，只聽他學生說，其他兩間都是很大的圖書出版發行公司。他是學佛學易的修行之人，自有他的慧眼，相信這就是緣分。」

陳明濱坦言，自從有機會擔任南懷瑾書籍在香港的總代理，書店的生意有所好轉，一家的生活也有所改善，當然，他很自豪地表示，自己全力以赴，千方百計作出宣傳推廣。

別看這兒「躲」在唐樓二樓，似不好找，陳明濱說，有不少人專誠來這裡買南懷瑾的書，來的時候心目中已有書單，一買就是三四本，有些是富家太太，有些是和尙尼姑，有些是名人富商，甚至是明星，「劉江華經常上來，其他名人不大認得，但明星比較易認，前兩年吳鎮宇上來過，他買了三四本書，還問我觀世音與如來佛的關係。可惜買書後兩天他就與人打架，可能他也知道自己脾氣有問題，要找南懷瑾的書來看。」據他所知，李鵬的女兒李小琳是他的學生



▲陳明濱順手拈來一本南懷瑾的著作，均能介紹得清晰詳盡 本報攝

，胡應湘建深港高速時，都要參考南懷瑾幫內地興建金溫鐵路的有關書籍。

代理著作逾六十種

二十多年來，青年書局發行了南懷瑾著作六十多種，現在每一本南懷瑾的書，在店內都能找到。「他的書不算暢銷，卻是長銷，一星期總有人來找幾本，例如他一九五五年出版的《禪海蠡測》至今已出版二十九版，仍有人買，他的著作大部分是演講的記錄成書，讀起來容易明白，並不深奧。」不過，南懷瑾並沒來過，陳明濱也只見過南懷瑾兩次。「我沒刻意要求見他，不鍾意這樣，只要推銷好、售好他的書便好。我也知道他是很低調的人。有兩次是到他的寫字樓，一次是他在看讀者來信，我只是和他打個招呼，他性格很隨和。」

本身亦是學佛的陳明濱，對南懷瑾的理論非常熟悉，可說是倒背如流。「南懷瑾最大的成就是對易學的研究，他認為人生最大的學問是如何管理，管

理事業、管理企業、管理自己，包括身體與思想。我還知道他為金溫鐵路集資，後來賺了錢悉數回饋社會。他本人吃得很少，每天只睡兩小時，經常打坐。」

也許是看多了南懷瑾的書，也許是本身學佛有悟，陳明濱對於生死，也看得很開，對於南懷瑾的去世，他說：「雖也希望他活多幾年，但以他修行境界，又不爭名利，其精神可以不死。」

他希望接下來仍能繼續經銷南懷瑾的書，原來，二十多年來，他和南懷瑾的合作，並沒簽下任何紙上合約，全靠口頭上一個信字。希望，南懷瑾的學說思想，能在這兒繼續承傳下去。



▲唐樓樓梯旁，有青年書局及南懷瑾佛哲書的招牌，但大部分人都是慕名而來 本報攝

►青年書局售賣最多的是南懷瑾的著作

本報攝